

讀左補義

讀左補義卷十三

受業毛 昇增參

四明 姜炳璋 輯

男

康 校

僖公六

經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杜預介東夷國也葛盧介君名也不稱朝不見公且不能

行朝禮按介國今山東膠州西南

。公至自圍許。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

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蠶泉

今洛陽城內大令西南池水也魯侯津盟天子大夫

故不言公會日抄留泉周地會者既非諸侯不書人而何書未必爲會誠如凡例之云按蠶泉今古城在河南洛陽縣

東。秋大雨雹。冬介葛盧來

傳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

杜預魯縣東南按今山東曲阜

南照東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陳公行不當致

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

子慈盟于翟泉按經書蔡人傳無名氏杜以為微者非也蓋

杜以為後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孔逸鄭無發晉之狀此

至非也鄉不書罪之也在禮鄉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杜以為微者非也蓋

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諸卿之見則亦兼有此則故傳重

葵之使杜所引昭二十二年叔孫婁折鄭人之言蓋周衰禮

廢晉卿糾為卿不會公侯前可以會伯子男以遂其

天子之卿大夫皆書王人杜以書王人或謂周制天子十

二年一巡狩盟諸侯于方嶽之下故秋官有司盟之職珠

盤盛耳玉敦盛血壇墮主日月方明祀山川皆舊典也是

天子猶典諸侯盟況王乎則翟泉之盟雖言犯上矣予

謂不然。凡不協而盟。盟者相與歃血。告於明神。誓無虞詐。
渝盟。則神禍之也。天子盟諸侯於方嶽之下。命諸侯自相
盟誓耳。即平王東遷。七姓從王。王賜以駢施之盟。亦猶是
非。謂天子亦與諸侯歃血也。凡世子王子天子之卿大夫
士皆不與盟。尊王朝也。今列國大夫奉伯主之命。上盟王
臣。此春秋所未見。故諱公以正晉文之罪。義在責晉其餘
皆非所及。以書人爲貶者非也。自成以前。列國之大夫皆
不以名見。大夫猶未張也。

秋大雨雹爲災也。

胡。亂者也。戾氣也。僖公卽位日久。公子遂專權。此爲陰脅
陽臣侵君之象。

以事見
往來無
故加之

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燕好燕禮也

一歲再來

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聞

之而信

傳言人聽或極鳥獸之情疏云則禮夷詩掌與鳥言

夷所獲今介是東夷

國其土俗有知者

經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及公子瑕

利解瑕立輕年未衛侯歸于衛。晉人秦人圍

鄭

按取鄭無功。介人侵蕭。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

天子三公

兼冢宰也。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如京師報事周公齊通內

八皆始

於此

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聞晉之有鄭虜

也夏狄侵齊

在解齊晉與國

天子獄史書其牙爪不日
武子不日
外絕不日
孔微事於獄
平之子此中
正有微嫌

威竟同鄭

一字不涉元
而元頃復
遇日見

晉侯使醫衍在醫酖衛侯晉侯實怨衛侯欲殺而罪不及
俞貨醫使其酖不死衛侯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
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食故得知之公爲之請納玉于王
衛侯使賂周欽治厘曰苟能納我晉使謂爲卿故賂周治
厘音周治般元頃及子適子儀
則不得入經所以不書歸自京師方志在求入而非以討
罪則爲殺其大夫而已取之死在衛侯求入之先猶稱自殺
以罪衛侯知殺叔武舊史所無公入祀先君周治既服將命
孔子不能登也適丁歷反公入祀先君周治既服將命
入廟受命周欽先八及門遇疾而死治厘辭卿見周欽死而
武子忠誠到懇切保厚處雖屬主之名一
國之怨皆可消釋國有忠臣何事不成
元頃訟君之罪大矣况歸立瑕乎然皆晉侯爲之也受元
厘之訟使變而爲道臣仲叔武之寃又益之以二弟晉曰

衛殺言殺者衛而所以致此者皆晉爲之此耽衛侯於周
使歸怨於王從魯侯之請欲市恩於魯然襄王於晉文胸
中有主請隨不許折其不臣之心釋衛遠許之杜其殺同
列之計

九月甲午

晉侯秦伯

圍鄭

以其無禮

於晉

杜預文公亡過鄭鄭不禮少

且

貳於楚也

晉軍函陵

按今河南新鄭縣北

秦軍汜南

此東汜也按中牟縣南

邑音况

武

佚之狐言

於鄭伯曰

國危矣

若使燭之武

見秦君

師必退

武

皆鄭公從之

辭曰臣之壯也

猶不如人

今老矣無能爲也

已

六夫

公曰

吾不能早用子

今急而求子

是寡人之過也

然鄭亡子

亦有不利焉

許之

夜縋而出

亦有不

利焉

許之

夜縋而出

縋縣城而下

見秦伯曰

秦晉國

鄭鄭既知

亡矣若亡鄭

而有益於君

敢以煩執事

謂秦越國以

秦越國以

秦越國以

特提出無險
於晉非無險
於秦也僕伏
前之根
云生平情
難趁此顧比

又云通勢於
人必於秦謀

又云通勢於
人必於秦謀

宣云使子犯
之請行則鄭
亦有不利但
文公新伯
強實通之不
致犯也
一見見明

鄙遠君知其難也。設得鄭以爲秦邊焉。用亡鄭以倍益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其乏困。行李使人。疏云。昭十三年傳。行李之命。周通。行理以君亦無節。趙之賈。疏云。昭十三年傳。行李之命。周通。行理以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公。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無。疏。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朝濟而夕設版。秦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也。鄭又欲肆也。其西封若不闕。損也。秦將焉取之。關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成之。乃還。三子。秦大夫。子犯請擊之。羣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秦晉和。整而還。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公。出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國。鄭許之。使

待命于東

晉界

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爲太子以求成于晉

晉人許之

二子鄭大夫言穆公所以立

楚師旣敗鄭卽服晉踐土之盟。溫之會。兩度伐許。鄭皆與焉。鄭何嘗叛晉哉。楚自城濮之後。敝甲不出。原未有與鄭爲成之事。而翟泉之盟。偶一不至。卽以爲口實。而謀伐之。春遣將以侵之。秋復合二國以圖之。蓋討無禮者其實。而貳楚者其名也。晉文反國。四思前怨。鄭衛曹三國爲甚。于曹則執其君。分其田于衛。則囚其君。殺其臣。皆做得盡情。而於鄭請盟之後。了無餘事。因而不嫌於心。此舉秦秦以國勢必如曹衛。而後得報其從前無禮。此其志也。秦穆溺愛女寡。喜得快婿。故納晉侯。平晉患。戰城濮。會踐土。于

溫于翟泉無役不從。晉侯自衡雍策命後。威福由已。其寵
遇于天子得志于諸侯。穆皆親見之。忌心已不可遏。晉侯
伐鄭。獨與秦偕。其實皆姻之好已離也。燭之武覲破秦伯
之意。言亡鄭于秦無益。有害。其最得力處。在行李往來數
語。蓋秦伯有志東畧。主盟中夏。東道主三字。正中肺腑。又
以前日之晉一證。既啓其雄心。又動其夙怨。秦伯聞之。覺
從前無役不從。大非爲已之策。因與之盟。結鄭好也。且爲
之戍。圍中原也。自此秦晉交兵七十餘年。晉失秦援。反增
一敵。秦師暴骨。毒遍生靈。非均失策哉。末叙鄭公子蘭事。
不忍與國宗國。晉人不奪其志。使之待命於東。皆有古人之
風焉。鄭人逆蘭爲太子。而求成于晉。可知鄭本服晉。此

行殊可不必也。此歸結全篇以發明聖經罪晉之義。鄭
穆卽此一事主鄭祀者。非穆而誰。左氏凡爲人立傳必于
其根本處說起。至穆公奔晉之由。及所以得國。皆于卒時
叙明。

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昌歜昌蒲菹自熬
稻黑熬黍形鹽鹽
形象虎。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
欲發上聲。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嘉穀熬稻黍也。以
象武也。按象德獻功分書之者。吾何以堪之。
疏云五文也。獻謂旌表之也。

天子享諸侯之禮而魯用之享賓。此與歌湛露彤弓同。故
周公言已不敢當而魯之失禮自見。杜解旣不甚明而孔
疏誤引周官掌客王巡守主國之君供膳百官從者之禮。

遂致傳旨全晦不知昌歆卽鄙人所謂昌本是也嘉穀形
鹽卽籩人所謂白黑形鹽是也王者祭祀賓客皆用之諸
侯不得僭也諸侯但朝王所王遂使三公兼冢宰者下
聘弼主兼及與朝之列侯周室陵夷極矣周公爲天子大
臣卿命至魯亦自知其非禮乎齊桓之霸王禁明而王臣
不下聘者六十年晉霸之不如桓也豈一二數哉

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隱桓以來王臣聘魯者凡六皆不報聘也周公至而襄仲
往見尊周有人諸侯不敢肆然公不親行非禮也聘周聘
晉皆初事也襄仲兩事兼出傳著一初字于聘晉而周言
將不言初晉重於周也傳蓋體經遂字之義

經

王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卜

郊不從乃免牲

莊歷卜郊不吉故免牲免猶縱也

猶三望

猶者可止之辭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勢自爲其子成昏按前五年伯姬朝其子勢必大七歲至此開二十七年則桓已

三十餘歲猶魯某之娶寡妻也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顓頊之虛故曰帝丘按今直隸開州有顓頊成

傳

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

往經二十八年晉文討曹分其地竟界未定至

是乃以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

按重館地名

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

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

於濟盡曹地也

文仲不責請田而已非聘享會襄仲如晉拜

曹田也

或疑晉侯既執其君安得復分其田况魯無功於晉安得

分田及魯則取者以兵力取之也。非也。公羊謂班其所取
侵地於諸侯耳。莊十八年公追戎至濟西則濟西本魯田
而爲曹侵得者傳曰盡曹田言盡所侵魯田歸之豈盡以
曹國之田與魯哉。晉侯主盟諸侯正小國疆界非以怨
之故亦非以魯有功於晉也。或曰城濮之役曹田早界宋
矣不知前此特激楚之怒耳。及曹衛復而田亦俱復歸其
君而奪其田無是理也。卿出必書經不書文仲者趙氏曰
晉大夫疆理曹田以分諸侯文仲至分田處受之非以使
禮如晉故不書於策。濟西田說者疑非曹地鄭漁仲曰魯
之濟西比曹北比晉傳必有據矣。傳云分曹田又曰盡
曹田拜曹田正反托經一取字之義。張氏曰無王命以正

不河州日乃
不如有萬不
積已之附也
望雖郊之細
亦郊之屬矣
人不得於此
是猶三望者
仍非忘乎郊
之辭也

疆理皆取之不以其道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莊解諸侯不得郊天子禮
樂故郊爲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時必其而卜其牲曰
卜牲與日知吉凶。孔疏將祭必十日以前卜四卜郊蓋三
月每旬一卜至四月月上旬更一卜乃成爲四卜。啖氏助云郊
皆用辛日。二月卜三月卜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
辛。卜三辛皆不吉則不郊。卜至四非禮也。卜郊卜日也。傳
云常祀指郊言。魯之僧郊已久而爲常祀矣。不必牛卜日曰
卜其宜郊與否。而但卜其郊之性與郊之日也。牛卜日曰
牲。既得吉日則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慢於古與望郊之細
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郊者王者祭天之名。禮行於郊。故曰郊。郊有二。一爲報反
之祭。在子月。郊特牲云。迎長日之至。又云。周之始郊日以
至。周官大司樂祭天於圓邱。皆夏之十一月。周之正月也。

一爲祈穀之祭。在寅月。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桓
六年傳云。啓蟄而郊。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是也。孟春者。
夏之正月。啓蟄則正月之中氣。朱子謂漢太初以前。啓蟄
爲正月中氣。故二月初旬。卽寅月中氣之時。乃周之四月
也。禮惟報反之郊。爲大記謂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祈
穀亦謂郊者。以行於郊耳。其重非報反之比。董子曰。魯郊
不于日之至。避王室也。故魯但偕祈穀之郊。而未嘗偕報
反之郊。啖氏曰。言之。朱子閨宮詩。亦舉其說。乃雜記引孟
獻子謂正月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不知可以者。泛言恆
禮。不可以證魯用日至之郊。明堂位曰。孟春魯侯祀帝於
郊。王氏炎曰。此夏之孟春。不從鄭註子月之說。則魯郊之

爲祈穀明矣。而或云宣三年正月郊牛傷不郊猶三望使牛不傷則正月郊矣。正月而郊則日至之郊也。非也。正月但小牛耳。郊特牲帝牛必在滌三月而後用之。四月郊則正月當卜牛矣。非謂卜牛此月郊亦此月也。望行於郊後魯既不郊故先時而望。遲速任意。此宣三年成七年同爲牛傷不郊而一望於春一望於夏皆失禮之甚也。如以卜牛之時卽爲郊時何以定十五年牛傷至五月而郊。哀元年牛傷至四月而郊乎。然則王肅謂魯日至祭天實月又郊以祈穀馬昭謂魯郊月或用子或用寅皆不足據也。望祭名望而祭之也。春秋云三望周禮云四望鄭司農以日月星海爲四望。杜預釋左因以分野之星及封內山川

爲三望。按書曰：望于山川。又曰：望秩于山川。則望祭自主山川，無所謂天神也。但天子望祭謂之方望，五嶽四鎮四瀆無所不通，不拘以四望之說。僅見周禮先儒以爲四瀆之誤是也。公羊謂祭泰山河海，其說可從。汪氏曰：三望者，泰山在魯西，海在魯東，河在魯北也。或謂海岱及淮惟徐州，徐是魯地，有取鄭康成祭海岱淮之說，不知河非魯境內。故經以僭書以爲可已而不已也。若但祭封內山川，何庸書？張氏燧曰：春秋書禘于莊公，見禘之僭始于閔。書卜郊見郊之僭始于僖，且成主以天子禮賜魯，此等大。事周史必書之，乃三傳國語皆不見公羊傳言魯郊非禮也。左傳隱公問列數于衆仲，若成王賜以八佾，仲何以不

以對魯之盟。祝純言魯衛所賜織悉畢。備何于最大者。反不及子家駒對昭公。明言皆僭天子禮。若果王賜子家駒面斥之耶。非特此也。周公聞來聘。魯饗有昌歜形鹽。鮮不敢受。寧武子來聘。賦湛湛露斯。而曰。敢干大禮。可見魯僭尚未甚久。然者皆疑怪逆。謝而魯人曾無述王賜以自解者。呂氏春秋惠公請郊。廟大禘。王使止之。亦魯自僭耳。說本陳氏

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

杜預二十八年晉作三行。今能之更爲上下新軍。接清原。

今山西襄垣縣西北。

趙衰爲卿。

二十七年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今始從原大夫爲新軍卿。

曲沃武公受一軍爲晉侯。至獻公爲二軍。文公城濮之戰。作三軍。是年冬又增置三行。儼然天子六軍矣。至此又廢。

此三句就
相之不可
言三句就
言三句就
言三句就
言三句就

三行作五軍靈公元年又廢二軍復三軍

冬狄圍衛衛遷于帝邱卜曰三百年孔疏案史記衛世家及

十九君積四百二十年衛元君乃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

享杜預相夏后帝之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

類不歆其祀欽也祀節何事言祀節夏後相之不享於此久

矣非衛之罪也言帝邱久不祀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

諸侯受命請改祀命改祀相

衛遷帝邱避狄人也晉文公狄十二年有昏姻之好改于

狄聽之而小國遂不勝其殘惟有定識者乃不爲鬼神

所惑武子忠貞其輔成公卒爲令主遷于帝邱不滅文公

中興至戰國時嗣君更號爲君猶守濮陽濮陽者帝邱也

至秦始皇徙封元君於野王縣而帝邱始失何止三百年

乎此卜爲不驗矣有以左氏爲秦時人者可據此正之

鄭洩駕

杜解鄭大夫隱五年洩駕距此九十年疑非一人

惡公子瑕

文公

鄭伯亦惡

之故公子瑕出奔楚

經

已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文公卒

子穆公

○衛人侵狄

杜解報前年狄圍衛

秋衛人及狄盟

不地者就狄盧帳盟

○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公嚌立子襄

傳

二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於晉晉陽處父

杜解晉大夫

報之晉

楚始通

晉楚自春秋以來始交使命爲和詞

自僖十九年宋襄圖霸楚始與夏盟其後宜申來獻捷而

楚大夫始通中國至於晉則絕不與通者至此與楚平以

卡僧已了然
弄師造我下
乃這叙里子
告乘使讀者
看大似捕虎
尚駭坐觀而

夏秋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

杜預云：積于西序，亦下地。子

[illegible]

師過軹我擊之必大捷焉聲自振出故曰君有大難我事也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三十年秦使大曰鄭人使我掌其北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

大曰鄭人使我掌其北

將方進謀行
初臘入手而
搖者隨之無
一得脫若得
實其東南南
北小小映然
猶若是以盡
其奇妙孫氏
謂此段宜入
下如矣見却
有上似矣見
相陪知發云
士王相臣戲
以深邪深疑

門之管管若沼師以來國可得也日抄傳見案自
蹇叔夫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
之無乃不可乎按遠主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
惇心居說勞師于里既無所成必不肯空手而歸所以
行千里其誰不知晉亦知之公辭焉其言名孟明視西乞術
白乙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世族諸以孟明為百里奚之蹇
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
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云手曰拱言其過老惇不可用疏
按補正淮南子以中壽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
爲七十與此文義合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
師必於彼林解截即今之兩谷開按般有二陵焉曰陵其南
陵夏后皋之墓也之祖父其北陵文王之所俾風雨也在二

計千萬人
將此點點
而此點點
點也

殺之開南谷中谷探要曲兩山相嵌故可以辟風雨古道山
此魏武帝西討巴漢惡其險而更開北山高道魏云何休云
其處險隘一人可要百文必死是間以其深余收爾骨焉秦
王過之驅馳常若辟風雨必死是間以其深余收爾骨焉秦
師遂東

此爲滅滑敗殺張本當連下二篇讀皆力爲蹇叔也春秋
凡講信修睦不忍殘民構怨者聖人予之蹇叔之言聖人
之所予者也穆公不用兵連禍結夫子錄秦誓一則爲悔
過用人之法一則爲懷諫棄師之戒左氏體此義故處處
歸注蹇叔而此一篇首段秦師欲東其謀甚閎而極已有
蹇叔已先覺諸大夫已知而杞子乃曰潛師而來也秦
欲伐鄭鄭尙不聞而蹇叔提出晉人禦師必於穀明見千
里之外而秦伯則曰爾何知也南陵北陵說得蹇蹇可

據一以感動秦伯使止三帥之行一則明告三帥使不
利或可歛兵而歸也秦師遂東在三帥自是與會踴躍在
蹇叔心目中已注散尸

經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齊人入滑在魯瀛面齊人不能有其地○齊

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散

取補正及者疎夷狄之辭○狄侵齊○公伐邾按以大夫聘告故齊人○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

今山西太谷縣○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

公薨于小寢內寢也乙巳十一月十二日經書十二月誤公薨于小寢氏隨筆傳所書月日杜以爲長歷推校有經

誤傳誤甚不然之據此經言誤不可謂非文元年書二月癸

亥日有食之此二日也從癸亥逆排正月朔月分大小非壬

辰則癸巳乙巳距壬辰癸巳四十八九○限霜不殺草李梅

日則在十一月朔矣此以經證經也

庚哭師來

馮云細王孫
數語爲篇師
附客作引

策云春秋之
商人與多野
者

王石知其必
敗而不知其
謀師乃以誠
而問似特其
長反秦象而
旋一起一離

實落之日而阻霜不殺草李梅實此洪範所謂恆煥者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傳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杜解王城北門左右免宵

非大將御者在左無大將則射者左御在中也大將居

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子門不

勇。每遣政反。輕則寡謀。無禮則脫。易入險而脫。又不能

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過之以乘韋先牛

曰寡君聞吾子將步也。猶行。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也。敝

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

且使遽車告於鄭。鄭穆公使觀客館。夫之舍。大則束載厲兵。

且使遽車告於鄭。鄭穆公使觀客館。夫之舍。大則束載厲兵。

反側而下
乃見轉身之

一敗如敗
一敗如敗
一敗如敗

秣馬矣秦師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
資餼牽竭矣秦謂牛羊豕爲吾子之將行也其情鄭之有
原圖猶秦之有具囿也原圖具囿吾子取其麋鹿以問敝邑
若何使秦成自取麋鹿以爲行資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
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
滅滑而還

此爲入滑傳事。厲兵秣馬以上。所謂鄭必知之也。奔宋以
上所謂遠主備之也。孟明日以下。所謂必有悖心也。一似
爲蹇叔之言。字字左證。而以北門趙乘起何也。曰亦寫蹇
叔也。神如蹇叔。隨行一哭。自當分外持重。雖伐鄭無
功。何至二陵暴骨。乃恣睢自由。無有天王。何況盟主。遂貽

此篇應是叔
與師一段以

笑於孺子之王孫由其狎侮老成之蹇叔。鄭知秦師由
弦高告之是用明寫。故視客辭客客奔字字著實。卜偃知
有秦師是用暗寫。故卜偃何以知之。並不提明。然其暗寫
處。却用明說。云有西師。云擊之大撻。絕不作一含糊語。蓋
不如是不足以一諸大夫之心。其明寫處。却用暗說。弦高
犒師。並不說其襲鄭。皇武辭客。並不指其內應。使之自會。
不如是。安能談笑而使之奔也。

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在解迎
勞送去曰贈賄。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
敏。齊當於事。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爲公如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在解迎我也。按見先軫

齊遠近叔起

得最其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遠天不祥必伐秦師

樂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言以君死故忘秦施先軫曰

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稱正滑晉秦則無禮何施之爲言

以無禮加已吾聞之一曰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

死君乎言不可遂發命遽與姜戎子墨衰經晉文公未葬故

服從我梁引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

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

後遂常以爲俗文獻所妻夫以襄公嫡母請三帥孟明曰彼

實搆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

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八

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也猶本而

齊遠近叔起

齊遠近叔起

齊遠近叔起

齊遠近叔起

齊遠近叔起

齊遠近叔起

齊遠近叔起

齊遠近叔起

齊遠近叔起

齊遠近叔起

齊遠近叔起

齊遠近叔起

齊遠近叔起

齊遠近叔起

齊遠近叔起

齊遠近叔起

齊遠近叔起

齊遠近叔起

齊遠近叔起

齊遠近叔起

齊遠近叔起

齊遠近叔起

齊遠近叔起

齊遠近叔起

齊遠近叔起

齊遠近叔起

齊遠近叔起

三師尚未發
祭即被文惠
承後傳之此
質子之義也

以違蹇叔結
汪云素服與
墨履應樹師
而與與哭子
哭師也木抱
女

免諸國墮

毀也。許規反。

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

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膠。以公命贈孟明。使

還。尹訓因。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繫。臣。繫。鼓。血。塗。鼓。

謂之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

免之。三年將拜君賜。意欲報秦伯素服郊次。于郊之鄉師而哭。

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

夫何罪。按爾雅替止也言且吾不以一眚也掩太德。

此釋經賸設之義。歸重蹇叔以深罪秦伯也。故以違蹇叔

起以違蹇叔結。秦伯有爭霸之心。杞子戍鄭爲規取東

南之計。偷楚申叔戍穀之謀也。然東距於晉。動見掣肘。至

晉文已卒。謂張公在掌握中。一軍取鄭。東諸侯皆可長驅。

風土有義 卷十一 晉公三 五

蹇叔之謀所以不用也。孟明恃勇貪功之徒。過周趨。乘見其無王。無故滅滑。見其不義。三年拜賜。見秦慘憺。怨殃民。皆由此輩。愆恩此秦之所謂良臣。孟子之所謂民賊。苟非殺之。敗將觀兵問鼎。何獨楚旅哉。故文之霸在城濮。襄之繼霸在殺。

滑爲文王之後。齊桓時同盟於幽。後鄭嘗入滑。蓋近鄭而降於晉者。秦滅之而盟主不問。則霸業荒矣。故敗之是也。卽穰墨將事亦是也。而吾爲先軫咎者。以其處之不能盡善也。滑兄弟之國。秦不得而入之。晉亦不得而後也。齊桓之存三亡國。義聲震於天下。乃秦入之。晉有之。是滅滑者不在秦而在晉矣。惡足以服秦穆之心哉。夫伐秦

師公義也。報秦施私恩也。公義既伸，則亦當憶其私恩。禮三帥而歸之，予以文告，如後呂相所謂懼社稷之隳而願赦罪於穆公者，行諸實事。夫何待文嬴之請也？夫秦嘗獲惠公矣，穆姬登臺履薪而惠公卒歸，麻之請夫亦有自也。且先軫誤矣，楚吾寇讎也，秦吾昏姻也，昏姻而及此，吾之不幸也。既敗秦師而猶視爲寇讎，不至七十年兵連禍結而不止也。吾視爲寇讎，楚轉爲昏姻，以謀我而晉卒爲楚弱謀及子孫者，願如是乎？迨不顧而唾，自討而殉，雖田補過更爲吾君失一良佐矣。先軫曰：數世之患，吾於先軫亦云。穀之敗，公穀云：匹馬隻輪無反者，而傳於前篇曰：余收爾骨焉。下取王官曰：封穀尸而已，必不以全軍覆沒等。

此為敗仗傳
以先驅為主
帶眾且居
職事明高
晉傾師缺之
敗獲已暗寓
將中軍之
功入於死名
取其節又見
平無將中
以明叙師
之賢能於公

語輕入簡編一則恐啓嗜殺一則不忍形容也

狄侵齊因晉喪也伯主時復整頓如何成中國

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十二年邾人不設備秋襄

仲復伐邾魯亦因晉喪

因晉喪也一語為兩傳主腦傳若曰晉猶狄也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莊解

也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謂不顧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

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首元面如生言其有初曰季子胥使過

冀晉邑按今山西河見冀缺其妻鮪曰野饋之敬相待如

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

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如見承事如祭常謹仁之則也

即此爲是
之說可證
父職父罪正
則父功照定
倫云報字既
人之法節字
用人之法

公曰其父有罪可乎

缺父翼芮欲弑文公在二十四年

對曰舜之罪也極

其舉也與禹

經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

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

無以下體

君取節焉可也詩國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反自箕

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

先茅之縣

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先茅絕後故取以一

命命卻缺爲卿復與之翼

遷其父亦未有軍行雖登卿位

先軫恐不顧而唾強敵之志

未除無君之漸已伏入狄死

之以明國有常刑一若炯知後此六卿專政而像杜其幾

也故般之役先軫定議而屢世之弱基立箕之役先軫捐

軀而百世之臣道明使得開聖賢之道則文襄之業豈止

軀而百世之臣道明使得開聖賢之道則文襄之業豈止

軀而百世之臣道明使得開聖賢之道則文襄之業豈止

軀而百世之臣道明使得開聖賢之道則文襄之業豈止

軀而百世之臣道明使得開聖賢之道則文襄之業豈止

軀而百世之臣道明使得開聖賢之道則文襄之業豈止

軀而百世之臣道明使得開聖賢之道則文襄之業豈止

軀而百世之臣道明使得開聖賢之道則文襄之業豈止

軀而百世之臣道明使得開聖賢之道則文襄之業豈止

軀而百世之臣道明使得開聖賢之道則文襄之業豈止

軀而百世之臣道明使得開聖賢之道則文襄之業豈止

軀而百世之臣道明使得開聖賢之道則文襄之業豈止

軀而百世之臣道明使得開聖賢之道則文襄之業豈止

軀而百世之臣道明使得開聖賢之道則文襄之業豈止

軀而百世之臣道明使得開聖賢之道則文襄之業豈止

軀而百世之臣道明使得開聖賢之道則文襄之業豈止

是哉。文襄之用郤缺。有齊桓舍射鉤之風焉。然鮑叔於
管子信之平生。而晉臣於郤缺。得於俄頃。較勝一籌矣。當
是時。勲舊才望之臣衆矣。而中軍之將獨使且居襲職。非
有薦剡出自心裁。後生新進。遂躡居于犯子餘之上。而子
餘且爲其佐。是狐趙之公爾。忘私正與高國同。

先軫大功偉節。凜凜生氣。與欲弑晉侯者。不啻天淵之隔。
而二子皆賢。均爲簡用。君無成心。國無異議。此其所以相
繼而世霸也。狄之強其矣。中原無不受毒。自邢衛黎之
滅。且助叔帶以伐天王。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身與其
難。桓文不能加以一矢也。今乘晉告喪。有秦師。遂伐晉。至
箕箕晉地也。而晉侯率師大敗之。其後狄還惴惴震懼。此

一役也。紹桓文之業而有功於天下者大也。傳故力表先軫卻缺之功以發明聖經節取是戰之義。書人不以親將告也。

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卽安也。

小寢夫人疾也。幾公

法所安不終于路寢

僖公魯之賢君而功過相半。其善之大者莫如脩閭宮興學校整軍伍脩馬政重農務本而輔霸主。次之不善之大者莫如僭郊禘乞師荆楚導之以伐齊宋而殘虐小國。基三家之禍次之乃不善者經悉書於策而善不之載。是但紀先君之過而盡沒先君之善。豈聖人之義法哉。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者繼雅頌而起者也。聖人刪詩存

魯頌僖公諸善政無不纖悉畢載有其過之無不及也故諸事皆不必書卽僭郊禘亦未嘗書始郊始禘也其書者因事變而紀之耳然則先君之過未嘗不諱而先君之善夫豈忍沒之

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

襄公繼霸敗秦敗狄復伐許以威楚許自是不貳晉文可謂有子矣書人君不親將也

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杜解）三十楚門于桔枳之門瑕獲于周氏之汪（車傾覆）外僕光屯禽之

以獻（殺）鄭伯以文夫人歛而葬之（鄭文公夫人也傳）鄭城之下（言穆公所以遂有）

國鄭城（古鄭國故今河南）密縣東北（鄭古外反）

注在此

此言爲此

瑕以連師求國。令尹乘勝至鄆。不難唾手得也。乃憚得一
坏乾土。可爲千古炯鑒。以說不忍伐宗國之子蘭。相去霄
壤。段禽而蘭享國。於此見之。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泚。水名。晉難。而軍陽子

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

吾退舍。子濟而陳。欲辟楚使渡。成陳而後戰。遲速唯命。不然。紆緩也。我老師。

費財亦無益也。師人爲老。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

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紆之。乃退舍。楚退我陽。

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謂子上曰。受

召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商臣怨子上止。王立已故常之。

夾泚而軍。彼此各不敢渡。師老財匱。皆非所利。處父實畏

楚師故與之相要而楚不敢竟渡。鵠以待者示以欲薄之。形使其必出於紆。我一策豈知楚師竟退。卽硬坐以遁之名。此卑瑣之計。令人賤惡軫。佩所不爲也。侵蔡之役。經何以不書。蓋晉旣無功。楚未得志。未嘗來告。魯史不得而詳也。

葬俗公緩杜解公實今年十一月葬文元年西作主。非禮也。
別厚父曰當以極作主為句此傳文三年二月葬公主之
義卒哭而明而作主近附之期故曰緩隨葬非僭之緩無
人不知惟作主當於後而凡君薨卒哭而耐耐而作主特
赴至明年明九載當行別讀而凡君薨卒哭而耐耐而作主特
祀於主附注父母之喪哭無時既虞乃卒哭謂卒出無時之
始云諸侯五月而葬葬後即虞間月一虞七虞蒸嘗禘于廟
之後明日為卒哭之祭卒哭之明日以主附廟蒸嘗禘于廟
冬祭曰烝烝曰嘗二年禮畢又大祥乃皆則於吉廣禮通
考時烝烝禘之祭時見死者於主子除喪之後乃始遷主

於新廟而行。烝嘗禘於廟。爾其所謂廟。乃喪畢遷主之新廟也。按此。建魯史相傳之例。其實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非三年喪畢之祭也。且禘於太祖之廟。非禘於新廟也。左氏以經有言。禘。莊公之文。據魯禘言之耳。杜預欲伸其天子無三年喪之說。謂卒哭之後四時常祭如舊。此與王制喪三年不祭。小記喪者不祭。曾子問爾言。總不然。論語三年不爲禮樂。無不相戾。其謬夫人知之矣。其云新死之神。附之于祖。而木主特用喪禮祭於寢。此木服虔鄭康成之說。先儒多從之。讀禮通考言之甚詳。然終不如萬氏之以經證經也。大意謂附廟後。如遷主於寢。傳言。言特祭於寢可矣。何以言主主已附廟。言主則在廟中可知也。且反寢爲禮之大節。士虞記白虞至禫無不縵述而獨無遷寢之文。又檀弓殷練而附。周卒哭而附。孔子善殷。

亦○以○既○祔○以○後○親○日○以○遠○周○之○邇○不○如○殷○之○祔○也○若○主○仍○
反○寢○則○孔○子○何○必○善○殷○又○曾○子○問○已○葬○而○世○子○生○大○宰○大○
宗○從○大○祝○而○告○於○祔○三○月○乃○名○於○祔○云○已○葬○虞○祔○之○後○也○
祔○祔○廟○也○主○祔○乎○祔○卽○將○來○之○祔○廟○故○云○告○於○祔○若○主○猶○
在○寢○當○云○告○於○寢○耳○安○得○言○祔○乎○朱○子○從○鄭○說○謂○主○反○於○
寢○猶○日○上○食○以○展○孝○思○夫○上○食○不○徹○几○筵○乃○殯○官○朝○夕○之○
奠○反○哭○之○後○不○奠○夫○既○不○奠○矣○主○猶○在○寢○得○毋○襲○乎○檀○弓○
云○虞○而○立○尸○有○几○筵○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官○曰○令○
故○而○諱○新○傳○曰○周○人○以○諱○事○神○若○反○寢○而○朝○夕○上○食○仍○以○
人○道○事○之○非○以○神○道○矣○孔○氏○謂○卒○哭○則○不○復○饋○食○是○也○公○
羊○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栗○主○藏○主○也○何○休○謂○期○年○練○祭○

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蓋惟虞主在廟。故埋之於廟中。之兩階。練主亦在廟。故祭畢而藏於廟之西壁。皆廟中也。非寢也。故未葬有反哭於寢之禮。耐廟無反主於寢之事。此皆以經釋經也。然謂當耐練時卽遷廟。亦未盡合。陳氏曰。耐者附也。言耐祭於祖也。士虞記曰。耐耐爾於爾皇祖某甫。明日以其班耐。又有兩告之文。是耐主時。祖主未遷之明證也。則廟猶祖廟。而非新死者之廟。新主旣不可與祖並居。又不可旁列。以失其尊。當別爲一室。以奉耐主。期年易以練主。皆在廟中。若後世之同堂異室者。其自故處而遷于新廟。則旣禪之後也。遷廟必於旣禪之後者。耐祭之後。有大小祥禘三祭。小祥不放。酬大祥無算爵。

冠服雖趨於吉而未純乎吉禭後則純乎吉也故賈逵服
虔范甯呂與叔謂三年喪畢而後遷廟也是杜云三年遷
廟皆同於吉其說之可從者也

讀左補義卷十四

受業毛 昇增森

四明 姜炳章 輯

男

堉 堉 堉 堉

文公

孔氏名與偁公之子夫人聲姜所生以襄王二十六年即位諡法慈惠愛民曰文

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社解先君未葬而公○二月癸

亥日有食之○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叔氏服字諸侯喪天夏

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七月而葬○天王使伯來錫公命毛

伯爵諸侯爲○晉侯伐衛○叔孫得臣如京師牙之孫叔○衛

人伐晉○狄公孫救會晉侯于戚衛邑按今直隸開州北有

之○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商臣立○憂倫反

就祀於魯
省者以子
服也叔已
異見其日矣

○公孫敖如齊

傳

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

公孫敖

夫魯魯大聞其能

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伯也食子難叔也收子

穀伯也食子難叔也收子

祀供養者也收子難叔也豐下

方必有後於魯國

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

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

餘於終

社解步歷之始以爲術也

以正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

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

正於中民則不惑

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四時得所則

事無咎

三百六十日常數也日與天會而多五日有奇是爲

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有奇是爲朔虛以氣盈朔虛之

餘日積而成閏。所以消其盈而息其虛也。三歲一閏。五歲
再閏。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閏月有節氣。
無中氣。閏月之前中氣在晦。閏月之後中氣在朔。王肅云。
斗之所建是爲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間。無中氣。故
以爲閏。然則斗所指兩辰之間。卽以爲閏月。不必定歸
於十有二月也。春秋時歷法尙疎。不論中氣有無。但積其
餘日。至二年強半之後。輒歸之於歲終。十有二月置閏。故
凡經傳之文言閏不言月者。言閏則歲之終可知也。今置
閏在三月。或者在兩辰之間乎。然非當時歷法。故史以爲
非禮。

夏四月丁巳。葬僖公。杜預傳皆不虛載經文而此經
孤見知僖公末年傳宜在此下

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

命命以錫也。是命之此年則

諸侯報世必命之天子。天子以錫命之。此年則

見天子錫命之。命之天子。天子以錫命之。此年則

在喪非錫命之時。未朝無錫命之禮。然則公將奈何。得

臣往拜辭服闋。以士服見。受命而歸。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杜預注。孔達大夫。侵鄭。

伐縣。訾及匡。按。今河南扶溝縣。有匡城。晉襄公既祥。孔達禮期。使告於

諸侯而伐衛。按。傳見書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尤衛不

今不朝王。是效尤禍也。王。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於

在溫。故勸之。且子餘反。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於

溫。先且居。晉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

獲孫貽子。衛大夫。衛人使告於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

見伐求和。不戰大甚。故使執伐。示已力足。衛孔達帥師伐晉。

晉可謂諸侯
諱伐聖主之
初平也

局
靖句包打金

君子以爲古古者越國而謀

按古者事機未明則往謀於人若今日時勢惟權力相尙何待

於謀但言衛成遠謀之不必而陳共盡策之不減可見

天下諸侯無朝王者晉一行之欲以此服諸侯當來告而經削之何也傳曰晉侯祥則三年之喪未終非介圭入觀之時東萊又以伐衛而行朝王非其本意然此猶非聖人所深求也傳曰朝王於溫溫者晉之賜邑在南陽之內去王都百里杜註云時王在溫王何以在溫蓋晉侯新立王欲結歡於晉聞其至南陽而欲親勞之故臨其賜邑也襄璵乃父之故實不朝王於京師而朝於溫不得爲朝王矣君子以爲古蓋發明聖人交罪晉衛之義周初盛時諸侯行朝禮於天子晉衛皆侯爵無相朝者今則盟主是崇矣

踰時不朝。伐其與國。非取禍之道乎。昔則譏晉。獲金。味古
道而刻以求人。一則譏衛。成不識時宜。而遽欲反古也。

秋。晉侯驪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晉取衛田。正其疆界。

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

也。杜預。齒。年也。言齒少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也。恒在少者。且

是人也。逢曰。而。有。辭。忍人也。能忍行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

立王子職。商臣。而黜太子。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

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成王妹嫁於江氏。反而勿敬也。

從之。江芊怒曰。呼。好。賤者也。役夫稱。宜。君王之欲殺女而

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問能事。曰。不能。能

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謂秋。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

周云楚成有
七失宗社大
計欲付之
人失一不聽
忠言失二
其言使獲死
失三又欲廢
失四以計
望之忍人
五使法
六聞失六
潘崇為商
臣失七

汪云。通音。即宮中人。悖逆事。聲情俱出。

天道茫茫

太子宮甲。傳二十八年。王以王請食。熊蹯而死。熊掌難熟。久將有外。牧音。須弗聽。丁未。王綏。諡之曰靈。不暝。曰成。乃暝。言其忍甚。未乃暝。非由諡之善惡也。亂而不自覺而死。其目未合。尸冷。穆王立。以其爲大子之室。與潘崇。財物。僕妾。與之。使爲大師。且掌環列之尹。官衛之官列兵而環王宮

忍人二字。一管。描寫忍人刻酷。子上爲令尹。商臣雖忍。猶不致動於惡。因先譖殺之。殺子上之故。於此補出。後此滅江之說。於此伏根。商臣弑父自立。而史官直以名告諸侯。想見當時史筆之直。望溪以爲史官得之傳聞而書。非也。書人書國。豈必無傳聞。冤惡如齊崔杼殺二太史。卒以名告。不可謂楚無良史也。且商臣以宮甲圍

列國聘問往來不以兵革殘民故史以爲禮而他無論焉家世之事也

父衆目皆見何嘗知諱。若子園之弒康竟以疾卒赴矣。

穆伯程解

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卽位卿出並聘踐猶復

脩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

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補注傳言凡君亦指當時之事耳非謂周

制則然以左氏合周禮邦交乃康成之失謂傳創爲周公之法自杜氏之譌古者吉凶不相干故三年之喪不祭何聘問

有之

殺之役。

程解在僖三十三年

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

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

良夫之詩。

大曰大風有隧。言昏亂之君不好其諫之

行敗壞衆物

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言昏亂之君不好其諫之

所在成溪徑

誦言如醉。言昏亂之君不好其諫之

而答對

匪用其良覆也。俾使我悖。反使我爲悖。亂是貪

外傳可作秦
曰一銘頭

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爲明年秦晉戰

彭衙

嚮師而哭。叙其言曰。孤之過。孤之罪。以見其受過之勇。此則曰是貪故。又曰孤實貪。直自挾其受病之根。已有悔過之意。而卒不能自克。致有彭衙之師。則孟明之不能將。順其美而兵敗。思報也。

經

丙申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范甯曰。彭衙。秦地也。今陝西白水縣東北。方經書人者。大夫將也。若赴告。無師而不及。主兵者則莫辨其爲君爲大夫。故第稱也。丁丑作僖公主。 杜預注。主者。殿人以相。周人以。三月

乙巳及晉處父盟。

不地者。盟晉地。因朝而盟。始此。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

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鄭地。今河南滎澤縣東北。自抄內大夫專盟。自敖始。外大夫列。

卷之三

春秋左傳卷之三

七

言不事

卷一百一十四

諸侯自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周七月今五月

不春旱五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事躋也躋升

殷有收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事躋也躋升

庶兄繼聞而立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事躋也躋升

三年喪畢則致新死之主於太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事躋也躋升

其又名禘者以禘視昭穆故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事躋也躋升

七月之後今傳喪至此祇二十二月而遽行大事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事躋也躋升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公子遂如齊納幣

○傳曰禮也

此年十一月則納幣在十二月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事躋也躋升

始有元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事躋也躋升

大子時已行昏禮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事躋也躋升

此篇驪觀之
似以宋師爲
主乃孟明所
得轉敗爲功
之由不知此
物耳詳秦也

傳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二月晉侯禦之

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

王官無地御戎

○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

○戰於殽

懷之職悔悟
深切宜懼而
增望髮兵息
民又爲節節
之禍孟明道
之也故有二
明已歸葬孟

以陳死而戰
勝正與孟明

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曠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在僖三十三年。呼火故反。曠音審。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曠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欲共殺曠。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周志。周書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疏云。鄭氏謂明堂在國之陽。與廟別處。杜不從。附注周志。今見逸周書大匡解。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共用。死國用。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按黜。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言見黜而合宜。則吾不得復言上。不我知。姑待之。及彭衙既陳。知其按七字。可平。千古不自量之氣。以其屬兵。已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按玩既陳二陳。或謂晉師以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詩。雅小曰。君子如怒。詐掩取者。謬矣。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詩。雅小曰。君子如怒。

敗而餘生庚
則孟明猶
修政厚
志在於守
見晉自有人
料其積銳再
東早立身於
不敗也首尾
融貫一氣

亂庶幾沮言君子之怒必以止又雅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則孟明旅以討亂。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
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趙言於諸大夫曰
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雅曰母念也爾
祖。聿脩厥德。述脩其德以顯之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息。其可
敵乎。為明年秦人伐晉傳

此叙彭衙事首段是敗秦師中段敗秦師之由。末段保勝
之策傳固深罪秦穆也。於拜賜之師下。忽插入戰於殽。追
叙因呼一段。固見晉襄之忍。然死者暴骨於二陵。生者手
刃於狼。嗚呼。穆之棄民。其罪難逭。至此又敗。其死亡猶之殺
也。合于萬生靈之命。僅以供一拜賜。萬鬼燼。冤新鬼哭。何

秦民之不幸乎。末述趙成子善保其民。正是反形。殘民之
秦穆胡傳以晉不告天子及方伯。故書及以罪晉。恐無此
義法。及猶與也。非晉及則貶晉。秦及則貶秦也。狼暉一
死而晉師大捷。可謂死而有功。假如縛之來縱之去。去而
復來。敗而又去。使敵國粲然曰。此拜賜之師。直愧死矣。寫
狼暉之善怒。正形秦師之無恥。

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過葬十月故曰不時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稱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

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杜預使大夫盟公。欲以恥辱晉也。經傳必有誤。書曰及

晉處父盟以厭之也。厭猶損也。接晉以非禮。盟公。魯人恥之。

處父。敗公也。厭下涉反。適晉不書諱之也。按公出。不書反。不

方望溪曰。屈完之盟。諸侯以爲功。則書其氏。處父之盟。魯人以爲恥。則削其氏。以此知爲舊史之文。不可以義求之也。或云。若書晉人。不足以顯大夫之專。必去族。乃見處父之惡。不知傳云。晉人使陽處父盟。公則君主之也。獨罪處父乎。晉人不顧公之喪而脅之使朝。公初於戚釋服以往。又以處父盟。公辱之。宜魯人深以爲恥也。

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莊解。士穀。司空。非卿也。補

晉討衛故也。討元年衛人伐晉。書士穀。堪其事也。晉司空。非卿也。補

二年受一命之服。按堪其事者。杜謂出盟諸侯受。陳侯爲衛

成於衛故。而書名氏。非聖人以爲堪其事也。陳侯爲衛

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晉不聽。故更執孔達以苟免也。公未歸而內大夫出會。是大夫無諸侯也。以大夫主盟。諸

一雙字發明
雙字已盡弗
能追原
之由中
門裁為兩對
非發明其不
顯不明所為
逆也
非禮之禮又
節操性極何
足動君子之
聽隱含一經
字
父指問子指
傳言值不可
先子問
上祖祖字指
問言問不可
得子傳

秋八月丁卯大事於大廟。躋僖公逆祀也。在歷傳應在下今居閏上故曰逆祀
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掌宗廟昭穆之禮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
鬼大故鬼小。新鬼僖公既爲兄死時年又長故鬼先太後小閔公死時年少弗忌明言其所見
順也。躋聖賢明也。又以僖公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
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
久矣。齊蕭故禹不先鯀父湯不先契世祖十三文武不先不啻
后稷子。宋祖帝乙父微子鄭祖厲王。鄭桓公父猶上祖也。二國不
屬王不肖。猶尊尙之。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也皇
親而先帝也。先稱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思歸而不得故

親而先帝也

帝先

也稱

詩

五

問

我

諸

姑

遂

及

伯

姊。

恩特

部

面風

不地

不也
銀幣

待衛
士

吹瓦

閔爲神傳爲
父教然不踰
而爲弗品所
家故以天祖
祐神人所易
鹿石喻之
又六罪藏
爲先能用
賢則遠祀不
作其政無聞
聖人所以深
罪之也

謹言禮事
願敢問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傳親文公父夏父弗
於姑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思從阿時君先其所
親故傳以此二詩深責其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
意按此破其先大後小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
者三下展禽惠之賢而使在下位廢六關凡六關謂以禁
絕末遑而廢之補正家語作置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販席
謂文仲置關以稅行者故爲不仁
言其與作虛器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
居三不知也
文仲以爲神命國人祀之外

魯秉禮之國忽爲逆祀父子祖孫之大倫漸滅矣傳引禹
湯文武引頌引詩三引君子層層批駁而結以仲尼之斷
皆發明經文躋字之義也然躋僖之祀有縱之使躋者孰
縱之文仲縱之也斯時執政者爲公子遂爲季孫行父主
其事者爲臧父弗忌而獨罪文仲何也文仲爲立言不朽

之君子篇中引證典故。夫豈肄業而忘之。而竟爲小人所惑。則餘子何誅焉。通篇未嘗提出文仲。至夫子斥爲縱逆。祀。堯。字。刺。著。文。仲。且。將。文。仲。一。生。罪。案。托。出。半。載。下。使。竊。位。者。無。可。容。身。弗。忌。意。在。迎。合。時。君。而。文。仲。以。爲。新。鬼。果。大。而。舊。鬼。果。小。也。故。與。居。蔡。祀。爰。厝。同。一。可。鄙。若。顧。仲。亦。弗。忌。之。心。宜。不。至。此。故。夫。子。不。以。爲。不。仁。而。譏。其。不。知。也。

賈公彥曰。文二年。躋僖公。謂以惠公爲昭。隱公爲穆。桓公爲昭。莊公爲穆。閔公爲昭。僖公爲穆。今升僖公於閔公上。爲昭。以閔公爲穆。故云逆祀。

高抑崇曰。凡人君以兄弟爲後者。必非有子者也。引而爲。

嗣臣子一體矣。而當嗣者。反以兄弟之故。不繼所受國者。而繼先君。則是所受國者。竟莫之嗣。生則以臣子事之。死則以兄弟治之。人民土地。則歸之已。而父子之禮。則取不爲。豈所以重受國之意也。

徐氏讀禮通考云。公羊謂先禰而後祖。穀梁謂先親而後祖。是明指閔公爲祖。僖公爲父矣。左氏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其義亦然。而杜預范甯孔穎達諸家。皆不明其義。何休楊士勛得之。而亦未盡。惟賈公彥。聚人掌公墓之疏。最得三傳之意。蓋僖雖閔之庶兄。而既承其統。則降而爲子矣。閔雖文之從父。而既子乎僖。則尊而爲祖矣。王侯之家。臣子一例。當其生也。既可以諸父兄弟爲臣。則其死也。豈不

可以諸父兄弟爲子。故弟而繼兄之統。弟卽子也。卽兄而繼弟之統。兄亦子也。今文公躋僖於閔。上是躋禘於祖上矣。若如杜范諸子之解。與三傳祖禘之義不相刺謬哉。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說本孔疏。然考之春秋。則兄弟自異昭穆。隱桓兄弟也。如兄弟同爲一廟。丹楹刻桷。何獨桓宮則桓。雖弑而居。隱於禘也。鬯僖不分。祖禘則僖。何以爲閔。服三年之喪。是僖雖兄而自安於子也。說者泥有事太廟一語。遂謂閔僖同班。不過合食時升僖主於閔主之上耳。是昭穆原未嘗紊。則國語載魯有司何爲責弗忌。以非昭穆也。蓋大事太廟之後。僖主歸祖。閔主歸禘。紊君臣之分。亂父子之經。其悖逆莫大於此。故曰逆祀也。或又慮

兄弟而降爲子。則諸弟諸孫當並降。而廟中子姓之前後
亂矣。曰所降者止繼統者耳。僖爲閔嗣。文爲僖子。文之諸
弟諸子。仍以其班爲次。而不得視繼統者爲升降。蓋族人
不以其戚戚君也。然則夫子何以正名責衛乎。曰此與衛
輒之一本相承者不同。輒雖爲君。不得加於其父。蒯瞶爲
輒父。自當繼靈爲君。輒嗣其祖。是棄其父也。僖雖爲兄。不
得加於其君。閔爲僖君。卽可以爲僖父。僖躐其君。是滅其
父也。或又以爲兄弟異昭穆。則齊之孝昭懿惠爲四世衛
之懿戴文公爲三世。而齊頃不得祭祖。衛成不祭曾祖矣。
曰此本徐逸兄弟六人爲君之說。而劉公是駁之者也。禮
有所極義有所斷。爲之後者爲之子。所以正授受。重祖統。

也。兄弟六人爲君，亦六代祀祖廟矣。假如非六人相代，其祖亦當遷矣。不得故存也。卽如此言，各自稱昭，是有十三廟也。又其最後一君當上繼先君，而五君終爲無後，豈其所以傳重授國之意哉？王者上承天命，諸侯上承天子，與士大夫不同心，無窮而義有所止。崑山通考本之儒先，其說爲甚尤也。

或有謂洩父未立而桓王嗣，若桓王之崩，仍居孫之昭，則洩父未嘗爲君，似未可入廟。若居穆廟，則禍其祖矣。又何誅乎？衛出公，此議禮者一大公案。按太甲爲湯孫，而伊尹訓曰：「祗見厥祖。」又曰：「明言烈祖之德。」何嘗以湯爲考而奉於廟廟也？蓋當時桓王宜奉洩父於廟，廟春秋母以子貴之。

說○卽○從○此○起○不○然○以○祖○爲○禰○是○無○祖○無○父○也○而○虛○其○禰○廟○
亦○有○祖○無○父○也○雖○桓○王○繼○世○爲○君○不○同○開○初○然○洩○父○儼○然○
平○王○太○子○宜○有○天○下○固○非○宋○漢○王○明○典○獻○本○爲○支○子○不○得○
妄○承○大○統○者○比○也○以○洩○父○入○禰○廟○豈○非○天○理○人○情○之○至○哉○
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
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
彭○衙○秦○地○觀○前○年○秦○師○伐○晉○晉○侯○邀○於○彭○衙○列○陳○與○戰○大○
敗○之○今○年○晉○伐○秦○至○彭○衙○設○使○秦○師○邀○擊○何○至○二○邑○見○取○
而○堅○壁○不○出○恣○其○逞○欲○而○去○明○年○秦○取○王○官○及○郊○晉○師○亦○
不○出○蓋○秦○伯○有○以○威○其○心○也○不○以○克○捷○制○勝○爲○能○此○卽○悔○
心○之○萌○轉○暴○爲○仁○之○機○而○晉○之○羣○師○不○已○可○知○矣○故○傳○節○

取之。又云。史官尊秦伯而書人。不知自宣以前。大夫將皆稱人也。傳失之。

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卽位。好舅甥。脩昏姻。娶元如。以奉
棗。盛孝也。孝。禮之始也。莊。鄒。諱。間。既。終。嘉。好。之。事。通。於。外。內。是。遣。卿。申。好。舅。甥。之。國。脩。禮。以。昏。始。備。此。除。凶。之。卽。位。也。於。姻。也。元。妃。嫡。夫。人。奉。棗。盛。共。祭。祀。

據萬氏考訂。僖薨。實在三十三年十一月。至此已二十二
月矣。檀弓。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
實於人。終無已夫。又曰。踰月。則其善也。此左氏以爲禮之
說也。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
人一等矣。此公羊護同喪娶之說也。黃若晦曰。若納幣在
十一月以前。爲喪娶。十二月則否。今經繫於冬時之下。不

明其爲何月知聖人之所惡不在於喪娶矣何以書趙子
曰婚禮不當使公族遠嫌也又納幣速而逆婦在四年之
夏納幣以卿而逆婦則以微者由敬羸內嬖襄仲同惡必
有邪說以蠱其君心故於出姜獨薄傳言娶元妃率衆盛
爲禮之始正明後此之非禮也

經

丁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

伐沈沈潰

按魯國大夫會諸大夫伐國自此始
沈國今河南汝陽縣東南沈自吞

夏五月王

子虎卒

杜解不書葬者天王赴也
王卿不卒推王子虎劉卷書

秦人伐晉按晉人

以大

秋楚人圍江程義自城濮後楚不敢侵伐晉襄不能
討楚人弒逆故楚輕中國而圍江以試

之

雨螽于宋自上而隋有似
於雨來告故書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

公及晉侯盟

按此書公如晉之始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晉大

夫書帥師於是始私考
嘗救江見伐非討賊

傳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

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杜預潰衆散流移苦積水之潰自壞

是以在衆曰潰在上曰逃之衆也國君輕走與匹夫逃實無異
討滔天之罪舍其大而議其細何益于成敗

晉滅楚與國之沈而明年楚即滅晉與國之江晉不能有

沈而江爲楚有襄之慎也

衛侯如陳拜晉成也二年陳侯方

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方赴弔如同盟禮也
補注傳言同

侯會盟而言王子虎踐土盟泉貨盟諸侯及赴弔指當時諸

之難解諸侯尊王盟例杜預經書五月又不書日從赴師衣深曰襄王有叔帶

室文公之略也
霸者撫綏諸侯中外輯睦拜唁往來亦哀世之禮也

寫出氣概

周云收骨之

言始酣快也

何如滿也何

如用孟明也

幾幾有力

秦伯假脫手

傳故作鋪張

其功也非真

以爲功而止

此也

子桑便廢

厚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在解示取王官及郊西臨晉縣東南有

古王官城郊當爲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按茅

臨晉平陽閭小邑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按茅

在山西平陸縣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

爲君也舉人之周也一惡其善與人之壹也二心孟明

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

也子桑公孫枝詩曰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

事秦穆有焉詩國風召南之發至漢猶采夙夜匪解以事

一人孟明有焉詩大雅美仲山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

有焉詩大雅美仲山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

秦穆知已非晉敵孟明非先且居敵欲息肩久矣因以汪

及彭簡予晉不與較也濟河焚舟臨晉以必死之心取王

官及郊。適符。前乎。示晉。以易從之勢。晉兵不出。發飢西旋。連年伐晉之舉。遂於此結局。傳云。遂霸西戎。據其後日。且以見其無心東略也。于是從前衛師之哭。破涕爲笑。炫耀張皇。若已敗晉師者然。蓋深有威於蹇叔之言。而有釋兵保民之心焉。其歸功孟明。并歸功子桑者。乃穆公告國人及誇西戎鄰國耳。全神則在求賢保國。不在伐之勇夫也。自此晉侯伐秦。而不桀不報。斯真能改過矣。韓餘秦誓大其改過也。傳體聖人厭兵之義。而贊歎淫佚。亦以其能改也。全謝山曰。宜從史記秦誓作於封殽尸之後。聖人取之。正以其閉關息民。不與晉較也。

秋雨蚤子未隊而死也。

蚤飛至未隊地而死若雨

公羊云。何以書記異也。正與左合杜註隊而死。不爲災也。故不書宋災穀梁曰。茅茨盡矣。徐邈曰。禾稼盡矣。又食屋之茅茨甚之也。

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

陳僕併入下文書

冬。晉以江故告于

周。在解欲假天子之威以伐楚

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

桓公周卿士王

叔文公之子。桓公不書示威名不親伐疏云。王叔文公不知

何王之字。叔遂以叔爲氏。猶衛之公叔氏也。王叔陳生是

後門子方城。遇息公子朱。楚大夫伐而還兵解故晉亦還

先儒謂救江遣大夫。明年伐秦則君親將。比事以觀責襄

重子報怨而輕于救患。襄不能辭也。若胡傳罪襄不能合

諸侯以救江。不知江偪于楚。非鄭宋之比。安能曠日待諸

侯之集。又云。秦甲出武關。時秦方與晉爲敵。其能遽出耶。

一、
三、
二、

孫氏責其不急救江而先伐楚。不知伐楚正救江也。不然。子朱安能解圍江之師耶。趙氏謂江滅于明年秋。則江之圍期歲矣。不知楚之伐江。正如泰山壓卵。江能守之一歲耶。吳氏謂揚言伐楚救江而無其實。經書伐楚以救江。知其有救江之實矣。非楚之滅黃濟桓不能救。而襄能致討。攻其方城于朱旋師自救。知江國之已解也。安得謂無功于江耶。至明年楚復滅江而晉不能救。斯則其罪安得以明年之不救。謂今年之非救耶。

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杜解改二年公如晉及晉侯

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詩小雅且取其見莊叔以公降拜

謝其以公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脫之以大禮。何此君子也。

只以賦詩結
樂字

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薛成拜降指再拜君辭之乃升成拜公謙降階公賦嘉樂取其顯顯

前及處父盟諱不書公而此如晉及晉侯盟復至之者見
晉襄之能改過也傳述其賓主辭讓彼此賦詩懼其無禮
卒歸于禮以發明予晉侯之義

經

戊

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莊歷稱婦有姑之辭。狄侵

齊。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衛侯使甯俞來聘。冬十

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傳公母風姓也赴同謂姑故稱夫

史之文而不革可解

傳

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爲衛之良也故免之莊歷二

孔達以說晉侯傳夏衛侯如晉拜謝辭

孔達

傳亦嘉晉襄之能改過也不告故不誓垂隴之盟魯衛受成魯既改盟衛亦釋憾孔達既歸衛侯拜嘉與魯之賦詩燕好相照

齊伯如晉會正

杜預會受貢賦之政也傳言襄能消文之業而諸侯服從

周官宰夫職歲終令羣吏正歲會月終令正月要註云正定也會正者一歲定額以爲貢賦自齊桓官受方物使自貢于天子晉文繼霸則敏于列國而代之貢故諸侯于歲終皆朝晉會正舉曹者見小國皆然曹獨於春有他故也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杜預禮諸侯有政則使卿逆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也信於魯也杜預不見尊貴故終不爲國人所曰貴敬信也文公薨而見出故曰出姜

詩云此當是
因後斷前齊
禮意預作評
論者不同

詩云

卷十四

詩

聘而賤逆之

公子遂納幣

君也

而卑之立而廢之

不以失

是身

棄信而壞其主

內主也

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

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詩頌言畏天威

于是保福祿

春秋逆夫人惟此年最略胡傳謂譏同于喪昏則宣公之

昏更速何以書之特詳公羊以不稱夫人爲娶大夫女何

以魯公之女亦適大夫而昔於策穀梁以書婦姜似成婦

而歸謂公成禮于齊故諱公然宣公成公亦稱婦姜未嘗

成禮于齊罪莫大于娶仇人之女莊公親逆姜未嘗諱

公也如果公自逆而成禮于齊較之莊公抑有間矣而獨

諱公乎細按之當以左氏爲正蓋不以卿逆自卑其配故

不書夫人也何以不書逆女賁逆女則當書婦姜至矣不

更居何不怒
秦之師以
東江

親迎于館。不告廟。不可以書至也。故于其始逆之時。卽據其至之稱曰逆婦姜于齊。以明其簡禮之甚也。婦者對姑而言。如杞伯姬來求婦之類。非旣婚而後謂之婦。姑在稱婦。文宣成三公皆奉母命行之。故皆云婦姜也。文公凡事。誼于襄仲。而仲與羸氏比。時宣公長矣。故卑其小君而欲廢之。其于君之娶事。使之不敬。信于魯仲之志也。殺惡及視兆於此矣。

秋晉侯伐秦圍祁新城以報王官之役莊解王官役在前年祁新城秦邑也按今陝西澄城縣東北有古新城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祁亦當在澄城境祁音元秦伯過之諫云鄰國之亡蓋三日哭不舉過數降服秦服也秦伯過之諫云鄰國之亡蓋三日哭秦江同盟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不告故不

竹書紀年反照
晉聚亦借有
形主法

諸左補遺

卷十四

書

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

秦穆之謂矣

詩大雅按詩義言上帝監觀夏商二國政既失道又究度於四方之國以求民其引詩正重秦

伯之能
究度耳

晉伐秦楚滅江一時事也經書滅江于伐秦之前見晉襲
坐視江滅不爲救患之師而爲報怨之師也傳移滅江于
伐秦之後而備記秦伯降服出次是秦不邀擊晉師且有
哀矜同盟之心一若晉不伐秦秦或救之也者一若晉不
能救而復致秦不能救也者皆發經深罪晉侯之義晉侯
盟主也當知執則信王執則弑其君父毒中原孰慘脩怨
救患孰急晉襄正坐不能究度耳傳以究度與秦伯蓋患
所當矜怨不必報民莫宜求禍患可懼一一稱豈得之與

只就詩分
斷而于大禮
自見

朝正天子無
功於王久不
見此禮則得
之侯爵見不
能復與

晉之舍當務而樂禍尋仇者大相徑庭且以見寢兵保國
天之所予而窮兵殘民將爲天棄也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杜歷非禮之常
示意故言爲賦淵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私問對曰臣
以爲肄業及之也肄習也魯人失所昔諸侯朝正於王受政而
故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補正諸侯用命
也諸侯敵猶當王所懷懷然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
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報宴之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
歌彤弓以明報功今陪臣方論天子之樂君辱貶
安樂茲音盧大禮以自取戾罪
也賜之其敢干也

魯自僖公僭郊禘用天子禮樂文公之世習爲固然甯子

來聘大樂以貺嘉賓而一經評騭天經地義巍然云敢干
大禮以自取戾一切郊禘大路皆喝破賦詩時不辭不
答一似樂工對客肄業全不爲已設者然及行人之私然
後說出不辭不答之故湛露彤弓分寫意在主不當用而
詞則客不敢當可謂嚴而婉

冬成風薨

爲明年王使
來含贈傳

經

己亥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杜解珠玉曰含含

含戶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反哭成喪故王使召伯來會

葬

召伯天子卿也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郛音秋

楚人滅六

國名按今江南六安州北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錫我立

傳

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贈召昭公來會葬禮也按史謂

節泉陶狀六
蒙而遠歸已
小書中原其
國
王三十二
紙黃江有
一篇

王朝之殊禮也然施于成風王失其
矣諱云稱王稱天子稱天子一也

初却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郢

定六年傳楚令尹子西遷郢于姊則姊終併於楚矣是時
秦不滅之者亦以郢都不可楚不能越國而鄙也

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利解師師滅六冬楚公

子變滅蔡國名按今在河南周滅文仲聞六與蔘滅曰泉陶

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蔘與六皆泉陶後

能建德結援大國忽然而亡附注孫云庭堅泉陶寧馬永卿

日若庭堅即泉陶則文仲不應連言之焦氏易林謂庭堅爲

泉陶之子孫有據補注傳于文五年錄滅文仲語成七年
錄季文子孫昭十六年錄叔孫昭子語皆見中國無伯讎者
之憂

六蔘偏近荆楚至今尚存一則其君猶能立國一則桓文

前云剛則
人迫其自
治疎而揭
源道德經
通也

繼霸楚不敢肆迨楚人滅江表不能救商臣竊破自秋及
冬連滅二國文仲蓋歎二國無賢君而晉衰無防志也

晉陽處父

聘千術反過海奔羸

杜越從之

將晉邑按今河

南獲嘉縣西北

及溫而還其妻問之羸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

言各當以剛柔勝已本性乃能成全也此在洪範今夫子壹

謂之周書附注新書作潛言深沈而潛退當剛克也夫子壹

之其不沒乎純剛子性天爲剛德猶不于時

相順兄在人乎且

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華而不結實犯而繁怨剛則不可

以定身

按不能使身

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爲

年若殺

處父傳

一以剛之正直猶恐聚怨處父陽竊剛之名而無其實則

以剛濟怨是爲君子也安得不敗

先從處父見殺趙盾

聽之之故叙明於此故殺處父傳將無援二字一點自足

晉趙成子

莊解趙衰執上樂貞子

樂貞子

樂校下霍伯軍帥也

霍伯

先且居中

白

季

晉臣下皆卒

於六年蒐

霍伯爲先且居註不詳其本末意晉文之世以霍賜先軫

乎且居將中軍五年不失爲合子其子先克則弗類矣

云皆卒見老成彫謝朝局一更遂廢二軍權歸趙氏晉自

此多事矣

經

子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

莊解行父。秋

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驪卒

明年子靈

冬十月

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肅共葬事文襄之制也三月而葬遂

晉殺其大夫邊

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射姑狐偃子晉季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臨出而聚
怨為殺虎父
故木
扶由處之
周云所定法
而按之處父
更相與義
知處父所為
非子悅之
時公出見
射姑無射
未議覺以上
諸事皆射姑

諸侯每月必告新聘政因廟宗廟文公以聞非常月故關不
告朔怠慢政事雖謂于廟則如勿朝杜氏謂曰猶朝于廟幸
其禮不廢也
也○告音結

傳六年春晉蒐于夷杜解舍二軍信三十一
年晉蒐清原作

制前年四卿卒使狐射姑將中軍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

故蒐以謀軍帥使狐射姑將中軍且居趙盾衰佐之代趙陽

處父至自溫往今聘衛追改蒐于董晉地按今山西聞易中

車易以趙盾為陽子成季之屬也喪屬大夫故黨於趙氏

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

國政宣趙制事典也正法罪輕重辟也獄刑疏云上句為

句斷當董也速逃由也貨要治舊治理將求之法此

時之罪董也速逃由也貨要治舊治理將求之法此

失其冰續常職也儲廢山漸淹能也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

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而不在五人之外

呂東萊曰。晉之中軍帥秉國政。如後世兼將相者。初襄公欲使士穀將中軍。謀既定。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乃使狐射姑及處父至。又以趙盾喪公全無所主。頃刻間三次改易。大權何有。馴致六卿分晉。公室之衰。兆於此矣。射姑爲偃之子。其職中軍。援且居襲軫之例。魏辰廢嬖于二君之語。則樛材大任。必至誤國。陽子處太傅之位。諸于公而黜之可也。然以盾爲能。出黨於趙氏之故。則不足以服射姑之心矣。制事典以下。長言盾才大抵嚴刻之意。多平恕之風。少祇以威制同官。何嘗恤及民隱。授之陽子私其黨也。又授太師賈佗。文公以長事佗。素有賢名。使法行而人服也。夏日之日。於此見之。

卻缺才德並優。當時無出其右。以缺易賈季。則人心服而
晉國振策。鄭士殺先都。輩皆有用之才。可以不殺。受顧命。
輔幼君。雍可以不逆。秦可以中好。且以禮樂爲訓。道靈不
至於不君。而桃園可以無累也。則晉國皆受其賜。陽子之
德。不式歌世哉。夫趙衰之舉卻殺。晉文之拔先軫。何嘗
以軍列拘也。乃以私意舉盾。懷權怙勢。遂基分晉之局。是
晉之亡。盾爲之也。盾之亡。晉陽子爲之也。吾謂一死不足
以蔽其事也。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於陳。且娶

焉。

杜絕臣非君命不越
竟故因聘而自爲娶

處父聘衛。衛睦于晉。但結新好可矣。何必陳。蓋行父與陳

舊好謀娶于陳故也。

秦伯任好杜預移卒

葬猶未見於經以子車氏也大氏之三

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

從死者百七十七人子車氏三子與

焉車音居行音杭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詩

城其廣反殉似俊反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詩

風義取黃鳥止于棘桑往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

來得其所傷三良不然亡而秦民先王違世猶詔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

死而秦民先王違世猶詔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

云亡邦國殄瘁詩大雅言善人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

之王者知命之不畏是以並建聖哲以司牧民樹之風整

樹立其風分之采物各有所分制著之語言善言遠戒爲之

律度鍾律度量所陳之藝極藝準也極中也貢獻多少之法

引也以治歷明時陳之藝極藝準也極中也貢獻多少之法

此篇說者多
未分明按人
對三良法對
前詩物類已
不可爲法況
詩人善人詩
人民所依賴
可慘之是珍
也珍民是
珍四也首段
大意已盡
在王有一大
化弊教
律度
鍾律度量所
陳之藝極
藝準也極中
也貢獻多少
之法
引也
以治歷明時
陳之藝極
藝準也極中
也貢獻多少
之法
引也
以治歷明時
陳之藝極
藝準也極中
也貢獻多少
之法

居政起論生
明末論死後

言云承言

卷一

三

委任之常秩官司之道之以禮則投導民使母失其土宜王按
制五方之民各有性齊其政不易衆隸賴之而爲民者而
其宜言不失其國土之所宜也後卽命言卽世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
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不能復
爲方諸侯爲蜀主

以者穆公以之也。蓋遺命使殉。康公從其亂命耳。詩及左
氏史記專罪秦穆。風俗通謂任好因是謚曰穆。非末滅康
公以康之罪不待言也。孫明復罪康而恕穆。謬矣。又應氏
蘇氏責三良輕於一死。詩黃鳥云臨其穴惴惴其慄。三
本不肯死。而穆命於前。康迫于後。惴惴恐懼。真如生納
中者然。夫三良非懼死。懼死不得其所也。秦穆有賢名而

以襄仲之死
惡焉以文子

臨歿乃爲此桀紂不爲之事故傳從王者治法身後高一
尺說而秦穆之罪莫可恕秦穆在位三十九年有罪四
焉貪賂而舍重耳索賂而執惠公使晉臣弑逆盜見晉民
肝腦塗地一也懷贏棄重耳迫之以不得不從遂使文公
亂天屬之大倫二也誤入燭之武東道主人之說二陵暴
骨三也死以三良爲殉四也趙東山以秦穆爲中國之罪
人是也而棄瑕取瑜則有大功二焉大義二焉納文公使
中原有繼霸之主與戰城濮楚師大創大功也師於河上
將納王會于踐土與朝王大義也

私季文子

行

公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

疾故

其人

從

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

之思後此
難卒
過求何害
所謂文子三思

處處周到

八月乙亥晉襄公卒。羣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補正謂

伐與國。楚趙孟（紅）趙曰立公子雍。文公子襄公庶弟杜祁之下。好善而

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

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

晉趙盾殺也。成實季如。孤射曰不如立公子樂。文公辰羸

嬖於二君。文公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羸賤班也。位在九

人其子何愛也。威之有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

出在小國。婢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

杜伯之。以君故讓偕姑而上之。偕姑姓杜之女生襄公為

為國名地。明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文公託狄

吻如盤

無所留餘地

跪不指文慈

較明之宜

之與雍樂

之與雍樂

之與雍樂

陳子

時妻故復變之然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言則杜本邦在二賢故秦大而近足以爲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位母秦大而近足以爲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伯士會隨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子陳趙孟使殺諸卿。晉地按今河南濟源縣西有鄉亭與山西垣曲縣接界。與文反。

古之賢君率輔得人托孤寄命委裘而天下治盾棄先君顧命而舍嫡立庶求君遠國固孔父荀息之所羞解也。自此殺樂拒雍挑釁強國走士會先蔑後日開君臣之隙種種禍胎皆伏於此首段盾意已定迫射姑遣使立其所私盾殺諸卿亦見立雍其本意也射姑之言童子羞之然得此一難將從前文公傳未盡之事叙出皆以後事補前事也。晉文閭門多賢婦齊姜杜祁尤人所難不比齊桓之

如夫人者六人也。儲位早定。雖以文嬴之寵。不爲少動。可謂知本矣。而不置公子。樂于素者。以秦之強。挾其自出。保無如宋莊之於突乎。其預杜禍機。事事與齊桓相反。使能如齊桓之壽考。則秦楚無由乘隙。趙盾無由擅權。而江滑六夢諸國。至今存可也。天不永年。惜哉。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杜預注。木中軍。帥易以爲佐。而知其無援於晉也。多族九月。賈季使續鞠居之。族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君已命帥處父。易之故曰侵官。

襄公已卒。靈公未立。當國者趙盾也。當君薨。聽於冢宰之日。而射姑公然殺一大臣。盾僅討操刃之鞠居。而於發縱指使之元兇。縱之使逃。又送其幣於所奔之國。將使亂臣

賊子授意於人。事敗而已。無與焉。此大亂之道也。處父剛而好犯。盾未得志。倚之以爲一時之黨。援權旣入手。除之以息將來之顧忌。故殺一殉居而其事已畢。傳下無援二字。已灼見盾之隱衷矣。僕官者。盾之所以告諸侯。謂以國法討之。而史以國殺書之也。賈季將中軍。處父一言而易盾將中軍。保無有指執政之過而不利乎盾者。故於賈季殺處父。以侵官告爲後來者鑒。使無敢發吾私也。

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

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

莊公續簡伯。按非簡不告。

賈季奔狄。宣子使夷

駢送其帑。

夷子也。宣子以賈季中軍之佐。同官故。味云。皆者細弱之說。

夷之蒐。賈季戮夷

駢。夷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夷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

夷之蒐。點出
財根

忠又以寡勝
忠未以勇知
治也述其言
三極力表其
勝之忠也越
盾固加之深
矣以忠何曲
之誠不用駢
據

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敵猶對也若及子孫則為非對非對則為惠怨
疏云謂有惠於彼不可望彼人之子孫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
孫報有怨於彼不可歸彼人之子孫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
龍報私怨無乃不可乎疏解宣子使我送龍是龍在我以
人之龍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按季家欲以除怨宜以私
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蓋真其帑與其器用財
賄親帥扞衛之送致諸竟

或謂盾知與駢怨於賈季有意使之合殺其帑因而殺史
駢非也夫不正其罪於在國之日而誅其帑於出奔之時
盾必不為然亦足以見盾之疎矣夫駢不失為忠一則曰
夫子之龍再則曰事夫子又以見駢不自盾後此盾實負
駢也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杜預經稱告月傳朔閏以正時。四時漸
陽之時以作事。命時事以厚生。則年豐。生民之道。於是乎
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明之。謂羊是用特羊告
廟。謂之告朔。人君卽以此日聽視此廟之政。謂之視朔。文十
六年傳曰。公四不視朔。傳五年傳曰。公使視朔。是也。視朔亦
謂之聽朔。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是也。其日又以禮
祭於宗廟。謂之朝廟。周禮謂之朝享。歲首爲之。謂之朝正。張
二十九年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於廟。是也。二禮各有三名。
同日爲之。按公穀以爲閏月原可不告朔。如喪事不數閏。類
非也。程氏補注曰。玉藻閏月閏門左。屏立於其中。明堂之制。左
右前後具四時各分爲三。以具十二月。閏既無定月。自然閏
左屋而居其所。閏之處非謂獨於是月不視民事也。天子以
閏月須之。諸侯安得不以閏月告之。而廟拜謁而已。按
公以閏非正。不行告朔之禮。而以其朔日至廟拜謁而已。按
二傳皆以閏月不告朔爲是。而左氏獨以爲其可見左氏治
人於聖